

爱父母是我们的福气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被遮掩着；父母不在了，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

好好爱我们的父母吧，爱他们是我们的福气！



甄 茹 瀚海孤舟 选编

爱父母是我们的福气

青春图文馆
YOUTH GL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水晶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父母是我们的福气/甄茹, 瀚海孤舟选编.-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7

(水晶心)

ISBN 7-5404-3340-X

I. 爱... II. ①甄...②瀚...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54538号

爱父母是我们的福气

选 编: 甄 茹 瀚海孤舟

责任编辑: 徐应才

书装设计: 波仕杰设计策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0,000

200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404-3340-X/I·2100

定 价: 16.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CONTENTS



第一辑 炊烟袅袅岁月长

- 005 舅舅替外婆暖被窝
- 009 母亲的门牙
- 013 念想儿
- 016 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
- 021 七十岁的父亲与九十岁的爷爷
- 024 妈妈，你从没有告诉过我
- 027 母亲的姓名
- 030 当爸爸离开以后……
- 034 谁爱谁更多
- 038 炊烟袅袅岁月长
- 042 女儿贼
- 045 母亲的相册



垂

鵲

齊

壽

048 别一种滋味

054 告诉妈妈，我爱她

第二辑 孝女绳

058 母亲的情人节

063 母子浪

067 父女之间

071 跛行的父亲

074 继父节

077 如果你认识我父亲

083 第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五支香

086 一个孩子的力量

091 永远的蒲公英

094 花店的传统

097 孝女绳

101 我的母亲

107 不再邮寄拐杖

110 圣洁的背影

116 赋得永久的悔

垂

鵲

齊

壽

第三輯 亲情玫瑰

- 123 尊重你的母亲
- 129 父亲、儿子与我
- 133 骨肉奇缘
- 141 写给爸爸
- 143 祭 父
- 154 亲情玫瑰
- 157 他也有过辉煌
- 160 我的傻瓜妈妈
- 163 为了破碎的亲情
- 168 俄罗斯性格
- 177 用歌声拯救父亲
- 187 趁父母还健在
- 190 艰难的选择
- 195 缘到其人来
- 205 爱父母是我们的福气

第一辑
炊烟袅袅岁月长



舅舅替外婆暖被窝

窗外，凶残的寒风像赶火车的人流急急地奔走着，卷起的雪粒子敲打着窗户上那块灰蒙蒙的塑料纸。

屋内，垂挂的三瓦日光灯散发着的淡淡光晕涂抹在房间的昏昏晃晃。褪了色的樟木箱子悄悄蹲在布满蜘蛛网的西墙角，南墙根平躺着乌黑的寿材（棺材），寿材上的红“喜”字显示出极不和谐的气氛，刻有麒麟送子的老式木床上，外婆头朝西，隔着丝绸被数着舅舅的脚趾头，舅舅在另一头，用自己宽厚的胸脯“炼磨”着我外婆的那三寸金莲。

舅舅出生在江南一个秀丽的村庄。在那连麻雀都填不饱肚子的年景里，我外婆滴奶没有，舅舅便拼命吸，吸出黄水，吸出浑浊的血。没了指望，他便把吃奶的力气转嫁到嘶哑的

嗓子上。外婆彻夜地搂着舅舅坐着，盼着天亮，于是“盼儿”就成了舅舅的小名。后来只要睡觉，舅舅的小嘴必须衔着外婆那干酸枣似的奶头，否则哭声能惊动半村的狗。

在我舅舅十岁生日那天，舅舅依然叼着外婆的奶头，左边的则被我母亲占有。外婆用长长的指甲刮着舅舅窄窄的脊梁沟：

“盼儿，今晌是吸最后一回。”

舅舅抬起头，惊奇地打量着外婆那深深的双眼：

“为啥？”

“再吸，娘就要死了。”

“啥叫死？”

“就像你爹，被小日本狗子赶到土地爷那儿领口饭吃。”

“娘走哪儿，我跟哪儿。”

“不中，把门的阎王爷只准单个去。”

舅舅嚤嚤地哭了，双手给我外婆脖子上镶了一道红箍子。

虽说保票打了一擦子，可我舅舅睡梦中时不时咬着奶头不放。有一回，我舅舅从恶梦中哭醒，原来外婆在奶头上抹了辣椒和鱼胆，外婆等舅舅平息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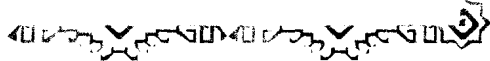
“娘的苦胆都给吸破了，再吸连魂都吸出窍了。”

接着外婆挤出几滴酸楚的泪：

“盼儿，风姑娘老打脚底板往娘肚子里钻，你能逮住了就给你做老婆。”

舅舅脸上显出好奇、羞涩的神情。

在那个冷冷的夜晚，舅舅离开了外婆用双臂纺织成的摇篮，到了



床的另一头，用自己瘦小的胸膛暖着外婆粽子般的小脚，不过偶尔也发生将外婆那捂得煞白的小脚趾头放到嘴里的事。

转眼，门前小河边的草滩换了七八次新衣。在一个平淡而无味的早晨，舅舅遗尿的老毛病又犯了。外婆用手掏了一把，胶粘胶粘的，顿时脸上绽开红晕：

“盼儿，你不能和娘困一起了。”

“咋了？”

“娘是女人，你是大男人呀！”

“那表哥表嫂咋能睡一张床？”

“他俩一般人。”

“娘，我长到同你一般大就能……”

舅舅离开那刻有麒麟送子的木床，一别竟是四十年。

一九四九年秋，舅舅被抽当伙夫去了台湾，临行前夜，他透过棉秸支撑的土窗，望着外婆背依着土墙那驼驼的一团影子，心里说：“娘，让我再替你暖一回被窝吧！”可是，劳累了一天的我母亲，早已在床的另一头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舅舅只得将那个小小的愿望躲进盖着白霜的土地，瑟瑟秋风陪我舅舅熬过了漫长的寒夜。

一九八七年，我舅舅从台湾匆匆回来了。

在这之前，舅舅寄回了他的一点积蓄，替我外婆购置了五寸厚的楸木寿材。

说也巧，舅舅回来那天恰好是外婆的八十四岁生日，自然给欢庆之日陡添了十分的欣喜。

舅舅跪下拜寿时说：

“娘，我孤零零走，又孤零零归……老娘呀，往后我要替你暖一辈子被窝。”

当天晚上，花甲之年的舅舅替我耄耋之年的外婆暖上了被窝。

由于电热毯的催眠，舅舅做了一个甜甜的梦，梦里抱着一块冰凉的金砖。他醒了，他确实拥有了一个冰凉的世界，那便是随我外婆走过七八十年的小脚。

哦！我可怜的舅舅永远也暖不热外婆的被窝了，永远永远……

（吴永亮）



母亲的门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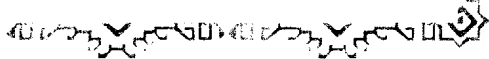
母亲未出阁前虽称不上大家闺秀，却能算得上是小家碧玉。可是她没有我三个姨那般好福气，凭着如花似玉的容貌嫁到城里面，而是下嫁给了我父亲——一个种着爷爷留下的十来亩薄地的乡下佬。就因为她的牙难看。她的三颗门牙不但大，而且突出唇面许多，使得上嘴唇终年挨不着下嘴唇。为此，她不知流了多少泪，对姥姥姥爷更是耿耿于怀，他们不管母亲如何要求都不同意她换牙。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不识几个字的庄稼汉，娶了个长相虽有点不雅却是知书达礼人家的闺女，自然喜欢得很，所以，父亲第一句话就问母亲：“你要啥？尽管说。”“我只要你帮我换掉门牙。”母亲红着脸回答。父亲一愣，埋着头半晌没

有回答。别看父亲总是埋着头干活，可他心里还是明亮着呢，母亲之所以愿嫁给他，还不是因为她的牙难看？如把牙换了，脸变得像三个姐姐一样漂亮，他还能留住她么？父亲支吾了一阵，难为地说：“换三颗金牙，怕是要十几担米呢。”母亲没有像在家里一样使小性子，“三从四德”的古训收敛了她心中强烈的愿望，她叹了口气，淡淡地说了句“那就以后再说吧”后就与父亲过起了男耕女织的平淡生活。

母亲不但温顺善良，而且很要强很能干。家里上要服侍年迈的公婆，下要哺育四个幼子，农忙季节还得下地干活，但她从来不叫声苦说声累。父亲自然就很疼爱她，差不多家里的事每样都让母亲作主，可就有一样他不同意，那就是母亲要换牙。每次母亲提起，他不是推三阻四，就是装聋作哑地搪塞。渐渐地母亲看出了他的心思，有一次，母亲很伤感地笑着对父亲说：“其实我都已是三四十岁的女人了，还提这些干嘛？只是，我心里总有个疙瘩。唉——他爸，你别为难了，我以后再也不提了。”父亲定定地看着母亲已显皱纹的脸说了一连串的“我、我……”她没说出第二个字来。

后来，母亲的心事不知怎的给奶奶知道了，在一次母亲给奶奶梳了头发后，奶奶拉住母亲的手，眼里噙着浑浊的泪水道：“孩子，这么多年委屈你了，我这里有一百多元钱，拿去把牙换了吧。”母亲一听，赶紧挣脱了奶奶的手，连连说：“不要不要，我早已习惯了。”“别说傻话，哪个女人不想体面（漂亮）一点，快拿着，拿着。”母亲接过奶奶硬塞给她的钱，动情地哭出了声。几十年淤积于心、朝思暮想的心事终于有人理解了，也能了结了，她能不激动万分吗！当天下午母亲就兴高采烈地上了医院，就在医生准备给她打麻醉针时，母亲却



犹豫了。她想起了躺在床上一天到晚咳嗽不止的公公，想起了胃病时常发作的父亲……母亲你怎么又忘了自己呢？！是的，已是花白头发的母亲真的把自己忘了——爷爷过冬用的电热毯，小妹的花领羊毛衫，父亲的背心，我的旅游鞋，奶奶的三株口服液……装了鼓鼓的一提包，里面却没有一样是属于她自己的。

母亲肩负着我们四兄妹一年年长大成人，不知不觉中，她的腰竟被我们一点点压弯了。母亲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就像一颗干瘪的红枣，然而，她的嘴却没有像大多数的老人那样凹进去，她那三颗很不雅观，也可以说是“害”她一生幸福的大门牙依然很顽固地突露在唇外，而且比以前更显眼。我看着她那三颗暴露无遗在外并已泛黄的牙齿，感到亲切的同时更有一种隐隐的绞痛在心里翻腾，母亲的一生并非为牙所“害”，而是为我们一家所累啊！

去年年底，母亲突然说其中的一颗门牙痛得厉害，公休在家的二弟急忙带她去了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拔掉，二弟就把我“呼”了去。二弟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妈的三颗牙都换了。”我一听眼睛一亮，对呀，于是，我高兴地对母亲说了我们的想法。可是，万没料到，母亲死活不愿意，而且还狠狠地数落了我们几句，“我都这么大了还装假牙，钱没处花啦？兰兰（我的女儿）、良良（二弟的儿子）一个要升高中一个要升初中，有钱花在他们身上我才高兴。”我和二弟面面相觑，我正要开口，二弟朝我使了个眼色，他趁母亲不注意，迅速与医生耳语了几句。当母亲看到自己的三颗门牙一个接一个掉在手术盘里想“骂”我们时，她却无法开口了，因她的舌头也麻醉了。我看到母亲投向我们俩嗔怪的目光里分明流露着一种我从来未见过的喜悦与激动。

女人在没有成为母亲之前，往往是娇小的单纯的甚至是狭隘的，而当她一旦为人妻为人母后，她就会将整个的爱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奉献出来，这就是母亲的伟大！对这种圣爱，我们将怎样报答？又将怎么报答得完呢？

（沈 忱）

念想儿

整整一个夏天，心都浸在滚滚浊浊的水中。我们能做的，是每天晚上守在电视机前看讯情通报，是捐出一些钱物。

好像还不到中年，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了恋旧怀旧的情绪。我对什么东西都不做专项收藏，但一枝一叶关乎情感的物品，不论它价值几何，对我都是弥足珍贵的。

没有家传的房产、财产，怀旧的情绪就弥漫在衣柜的角落角落。第一次见面时丈夫穿的带补丁的衬衫、结婚时的嫁衣、婴儿的衣服，女儿的第一身校服和从小带她的陈奶奶亲手缝制的棉衣棉裤……这些都永远不会再穿用了，但让它们就这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温温暖暖地陪伴着我们，每次翻检

它们都像是浏览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上一代走了，这一代老了，下一代大了。不知到了哪一代，我会听到这样的惊叹：“看！我的老外婆结婚时就穿着这样的衣服。”生命的延续伴随着织物的绵软和蕴藏。

带着很浓感情色彩的纪念物，北京人叫“念想儿”，我这两年才知道这种说法：念——想，真是贴切极了。

在衣柜中占有体积最大的是丈夫的“念想儿”：一套无比厚重的中山装式的棉衣裤，从来没有上过身，簇新簇新的。每次拿出来，他都是这样一句话：“我妈妈给我做的。”怎么也没有舍得捐出去，平平展展叠起来又收好。这是妈妈留给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最温暖的“念想儿”。

婆婆不会针线，这身衣服是一九七七年那个很寒冷的冬天的下午，他们母子带上布票、棉花票，乘七路公共汽车到西四、白塔寺，一路买了里子、面子、棉花，在白塔寺十字路口西边的一个成衣店做的。那里没有私人裁缝，这是一个街道开的店。藏蓝色的咔叽布面，大花布的里子，这种中山装式的棉衣现在真是难得见了。

婆婆的腿年轻时就做过手术，又经过“文革”中在湖北沙洋干校稻田的浸泡，不良于行已有多多年，要强的她还常爱硬撑着走。他们去做棉衣，我送到西四北六条的西口，真想和他们一道去，可家里还有刚刚满月的孩子。望着高出母亲大半头的儿子搀扶着母亲的背影，枯枝灰墙的街景中蹒跚的脚步，我的心堵得满满的，眼睛发潮，自幼熟读“慈母手中线”，这时却分明看到了母亲心中那根长长的线。

以“无冕之王”闻世的公公婆婆，这时正顶着“摘帽右派”的桂

